

青浦文史

纪念青浦解放四十周年特辑
(一)

第二期

政协青浦县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青 浦 文 史 (第二期)

目 录

奉命来松江地区工作的前前后后.....	顾复生	(1)
南下江南 解放青浦.....	李昌文	(16)
会师前后.....	郑慕贤	(19)
小蒸枫泾地区秋收暴动.....	朱 毅	(27)
解放战争时期青浦农村的武装斗争.....	钟 秀	(52)
粮食战线上的一场特殊战斗.....	战毅军	(63)
练塘镇解放前的地下斗争.....	金大康	(68)
雏鹰迎晓.....	芒 锋	(76)
在红旗下集合.....	张炳奎	(96)
诗一首.....	陈久一	(106)
人道主义的赞歌.....	魏跃贤	(107)
华新人民抗日斗争点滴.....	张善智	(114)

青浦简师地下党工作回顾片断·····	简斯声	(118)
到青浦做税务工作·····	赵宝庆	(122)

小 资 料

青浦县第一本旅游手册·····		(18)
青浦县最早的一份报纸·····		(51)
勘误表·····		(62)
青浦县第一部县志·····		(67)
篆刻·····		(106)
政协青浦县委员会历届全会召开日期·····		(113)
青浦第一部镇志·····		(113)
青浦县最早的古塔·····		(117)

奉命来“松江地区”工作的前前后后

顾 复 生

解放前松江地区概况

“松江地区”东临大海，西滨淀山湖，南接壤浙江省的平湖、嘉善等县，北与苏州专区的昆山、太仓相连。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江苏省属第三行政区，设督察专员公署于松江县内，算是省府的派出机关。当时，它辖有奉贤、南汇、川沙、松江、金山、青浦、上海、嘉定、宝山、崇明等十县。抗日战争期间，我根据地组织，为了工作方便，将其中崇明划出给苏中地区领导，并曾一度将昆山县划入。

整个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农业发达，是一个年年丰登的鱼米之乡。地区东部属县，土壤砂性较强，农民因地制宜，夹种粮棉，倒也旱涝无忧。地区西部属县地势较低，宜植水稻，精耕细作，产量高稳。生产的青角薄稻米，倾销东南亚各地。

地区交通：沪宁铁路在青浦嘉定县境通过，沪杭线也经上海、松江两县。还有一条叫小火车路的，起于浦东陆家嘴到川沙县城。至于公路，则纵横贯串，几遍布全地区，形如蛛网，四通八达。沪杭公路，锡沪公路，苏沪公路，都经上海、金山、嘉定、青浦等县而直达上海市。即使尚未通公路的地方，则水运有小火轮径趋沪滨。此外，各县乡镇，有绍兴人来开航的帮艚，

载人载货、穿梭往来，极为方便。地区内河边，有流经川沙、宝山、上海、金山、松江等县境及上海市的黄浦江。东西方向，有通过青浦、嘉定、昆山等县的苏州河（吴淞江）。南面的浏湖是经松江而接黄浦。还有青、松之间的蒲汇壩。以上东西方向的三条大河，它不仅灌溉了沿河田地，而且，还是太湖洪水泛滥与梅雨季节的主要排涝渠道。这些河内，日夜舟楫往来，川流不息，为工农业生产商旅运输提供了方便。

地区内有三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南汇县的大中砖瓦窑厂，川沙白龙港上海巨商楼靖基经营的纱厂、嘉定县境的嘉丰纱厂，这些厂在上海市场都具有一定声誉。所生产的纱布还出口销往国外。另外还有设备较完善的四大碾米厂，分布在青浦县的朱家角、四江口，松江的泗泾，嘉定的黄渡。生产机械化，动力是自己发电，晚上，还供应当地照明，人民称便。其他生产、生活方面必需品的手工业作坊等，地区内也很多。

专署所在的松江县，地处要冲，历来为军事重地，国民党统治时期，各县设有保安大队，大多是收编当地土匪组成的，散漫无纪，不能保卫治安。因此，一时盗贼纷起，商旅为害。尤其是海盗横行，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最著名的匪股，有南汇，川沙的张阿六，奉贤、金山的王八妹，国民党政府，奈何他们不得，曾收编过，而抗战期间，张、王等故态复萌，明火执杖，危害地方。境内的淀山湖，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常年为患。加之、地区内，外地船民特多，情况复杂，户口不清，流动量大。像黄浦江的闵行，苏州河、浏河，黄浦江的水火帮……，都是盗匪渊藪而赫赫有名的地带。

地区东部，人民性格强悍，敢于斗争。太平天国时，青浦

东乡人民周立春，周秀英父女，就是领导农民暴动的首领，暴动队伍，曾占领七县境地，声势浩大，咄咄逼人。在上海与帝国主义的帮凶洋枪队激战甚烈，博得广大人民的称赞。

属县各地文化事业，发展较均衡，这是由于接近上海市、新文化潮流的渗透影响，如在宝山的吴淞，就有社会名宿萨镇冰早期创办的“水产学校”培养出很多海运技术人员。地区内除小学尚称普及外，还设有“黄渡乡村师范”及“三县（青浦、嘉定、昆山）师范学校”两所，松江境内有一所“江苏第三中学”的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各县均有设立。至于地区内卫生、医药设施，各县虽有县立医院，但设备陈旧，医术落后，官商习气重，对地方性流疫和传染病的防治（如血吸虫病）漠不关心，熟视无睹。所以，人民指责说，“医院大门堂堂开有病无钱莫进来”！

总的说来，地区内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虽然较好，但在苛捐杂税、地租剥削的压榨下，一般农民在秋收后，偿地租，还高利贷，还是两手空空，只得再去借债米，背高利贷。自己生产的稻米吃不着，反而要借债去卖洋米，洋麦，寅吃卯粮，苟延残喘。有些农民实在维持不下，就逃往上海市区，向帝国主义的工厂出卖廉价劳动力。更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贪赃枉法，鱼肉人民以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造成部分人民的堕性，沉湎于赌博、吸毒和淫荡，生产消极，不思振作。还有些不肖之徒，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及宗教蛊惑下，失去理智，竟发展至认贼作父，依仗洋人而横行乡里。这些歪风邪气的畸形现象，正是国民党丢下的一堆烂摊子。不过这个地区的人民，在大革命时，因受到青浦县陈云同志，南汇县张闻天同志和松江县侯绍裘同志等革命宣传影响及在他们领导下，曾有过

党的基层组织，并举行了“秋收暴动”。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印象较深，对党有一定的认识。但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松江地区”也有其一定的潜在力，所以说，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任务是相当艰巨、复杂而繁重的。

淮海战役后奉
命去松江专署

淮海战役，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仅用了六十五天时间，我们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等廿个军，五十六个师（其中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这是继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而且，其规模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战争结束后，我大军在徐州一带休整，三五军军部设在八义集，一〇五师驻大陈家。当我去徐州三野后勤部汇报和请示工作时，部长刘瑞龙，曾告诉我说，下一次的战斗就是百万雄师渡长江。

大军休整后趁胜南下，准备强渡长江，直捣蒋家王朝——南京。我随三五军挺进至乌衣时，接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谭震林同志发来的电报，催我即去松江地委工作，经军党委研究决定后，我即离开部队，告别战友，策马东行，直趋泰州，经海安、如皋，奔向“松江地委”临时驻地——南通市白蒲镇。途经海安镇休息时，想起了我第三个孩子，就寄托在附近的西场乡一位同志家里。因戊马倥偬已四年未见，这一带又是当年粟裕将军多次击败国民党军，取得七战七捷的地方，曾经是斗争频繁，烽火连天的战场，孩子是否还活在世上。他的大哥在四一年牺牲了，二哥在四二年日寇扫荡盐城地区时也不幸死去。

往事萦怀，惆怅未已。

白蒲待渡与支
前船工的谈话

由海安去白蒲时，有两位支前的船工同行，途中倒也不觉寂寞。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我就和这两位船工攀谈起来，据他俩说，渡江船只，差不多已准备得足够用了，长江北岸所有港口，以及通往长江的内河航道，都停满了大小船只，迤迤长达数十里，帆樯林立，升火待命。大军先头部队已上了船。支前民工的小车、粮食已准备齐全；人民解放军的大炮，雄立阵前，炮衣褪下，伸向江南，只等命令一下，万舸齐发，大军即可冲过长江天堑。再说，我们这些船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既勇敢又熟练，里面还有几位老大娘，他们都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又是常年生活在船上，折腾在大江里，是经得起狂风恶浪的考验。他俩还对我说，解放战争山东省人民贡献很大，这次百万雄师渡长江，我们沿岸人民，是抱了很大决心，保证勇往直前与解放军同志并肩战斗，为消灭蒋家王朝，解放人民而贡献一切力量，你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船有船，任何东西，我们都在所不惜，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这一番亲切豪迈的语言，充分体现出了军民鱼水之情和敌忾同仇的气概。

我们一面赶路，一面似话家常的在继续扯谈，真是越谈越高兴，越说越兴奋，溢扬着胜利信心。最后，他俩对我说，我们把解放军送过江，还要支援他们去解放上海，那里的帝国主义者，在我国神圣土地上，欺侮我们同胞，横行霸道，目中无人，有的坐了中国人拉的黄包车不给钱，还要流氓打人，骂人，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已忍受到现在，今天是和他们算帐的日子。

了。我们一定要解放上海，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到白蒲后惜别时，我目送这两位可爱的船工同志，一直到他俩背影从我目光里消失。

当时，“松江地委”的几位负责同志是：地委书记张彦，副书记周一峰，军分区司令廖昌金，行政专员顾复生，副专员吴炳奎。除张彦同志外，其余三位都是我的老战友，相处工作，倍感亲切，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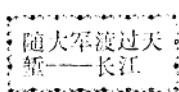
怀家乡悼战友记
大军渡江一艘侦察船的沉没

大军渡江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地委的几位同志去江边散步。那时，正皓月当空，星斗满天，万物似已沉睡，只有大江在滚滚

不息的奔流。举目江南，故乡依稀在望。我离别青浦，匆匆已三四年，在这段时期，家乡父老、子弟、不知又将经历多少苦难？好在，黎明前的黑暗即将消逝，曙光就要升起，我们促膝谈心、叙别离情的日子就要到来……，忽然，一阵隆隆的炮声夹着从我头上嗤嗤而过的炮弹，打断了我的沉思。当然，这越来越近的轰轰声，不是来自江南国民党军的阵地。

这时，只见江中的一艘外国兵舰，曳着一支中国商船，吐着浓烟，狼奔豕突地向东急驰。待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它是一艘英帝国主义的炮舰，一向停泊在我江西省的九江江面。因为帝国主义者，看到长江北岸大军云集，剑拔弩张，害怕危及舰只安全，于是起锚向上海方向开去，但是又怕遭到我炮兵反击就慌张地胁迫着一条中国商船同行藉以掩护，急不择途地向东奔驰。不料，当这艘兵舰慌慌张张地驰至江阴以东江面

时，竟把我军飞渡南岸的一艘侦察船撞沉，船上的一百多名侦察壮士，不幸全部遇难牺牲，其中大多是原淞沪支队的短枪队员，部分是青浦籍战士，这些同志，当年是和我一起战斗在江南故乡的战友，他们曾出生入死，穿插于敌伪顽林立的据点，侦察敌情，袭击敌人，机智勇敢，顽强灵活，战功卓著。不料，这些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今天在执行为解放江南侦察敌情的光荣任务中，贡献出青春的生命，实令人惋惜！谨此追记，以示不忘。



大军渡江后第二天，松江地委以及属县县委，随廿九军一同渡江。在南岸登陆的地方是江阴的长山脚下。

记得那天，船起碇后，回首西望，长江北岸，万帆为林，旌旗遮天，放眼江中，我军来往渡船，秩序井然。连日来，东起江苏的江阴，西迄江西的武穴，百万雄师，沿江会集，英勇争渡，气势磅礴，激励奋发，人人以直捣蒋家王朝为快。

第一天渡过的大军，已在追剿围歼南京方面逃窜的国民党溃军。当我们在江南的每一市镇经过时，人民都夹道相迎，热烈鼓掌。花山，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江抗”军吴焜同志牺牲后，他的忠骨，就埋在花山这里。吴焜同志是一位豪迈爽直的将军，当年，他率领“江抗”部队进军青浦时，我和这位新四军出色的指挥员第一次见面，他那壮健魁梧的身躯，粗犷爽朗的笑语，对革命前途是多么乐观，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而今，蒋家王朝就要被我消灭，江南人民解放了，你所关怀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敬爱的同志，安息吧……！我不禁在默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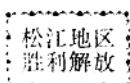
在热烈欢呼声中，我们来到了祝圻镇，这里曾是澄、锡、虞地区革命老根据地。然而，今天的祝圻已不是过去的祝圻了。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商业繁荣，人民欢快，一片兴旺气象，现在，则市场萧条，满目凄凉，一片不景气。祝圻人民对我说，……自从共产党离开这里，敌、伪、顽三方面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天天在盼望你们早日回来，今天，你们果真的又来了……。也许是激动的原因，他们的话尚未说完，已是泪如泉涌。

在无锡会见
陈丕显、管文蔚
两领导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无锡教育学院，这里曾也是孕育革命青年的所在。那是一九二七年间，青浦县委书记夏采曦同志，和我谈起上级党要青浦选派两位青年外出学习，后来经研究决定，派吴志喜同志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而另一名茅仲英就是被派在无锡教育学院学习的。现在这里已是苏南区党委和苏南行政公署的临时办公所在。我们报到后，陈丕显、管文蔚两领导，慰勉有加，一面指示我们要连夜赶往苏州，并把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周克率领前来迎接的松江各县地下党的负责人，介绍给我们一同随大军继续东进。当时，我们在无锡站，发现停有一列火车，经向站里联系，要他们将我们送往苏州。车行一夜到望亭时，忽中止不前。原来这时天已快亮了，恐敌机轰炸，不再前进。下车一看，望亭站附近只有孤零零的二三户农家，无法休息。待步行赶到苏州时已是下午了，即宿葑寒山寺附近，我则随张彦同志去城里，在那里会见了韦国清同志，他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廿军的一个团去松江，叫我们南下干部随廿军一道

走，地委考虑后，就把各县县委分成两路，去嘉定、宝山的两县干部，随东路的部队前进，其余的跟西路部队走。

当地委率各县县委随军到达吴江县后，就把青浦县的县委班子全部留下，由原青浦县委地下书记郑慕贤率领乘船横渡淀山湖经朱家角去青浦。抵平望镇时，刚刚住下，敌机两架前来轰炸，在距我们二百公尺地方投下两枚炸弹，炸坏了大河上架设的浮桥（后经部队修复）。因为去松江的廿军某团政委杨明德同志，抗战时期在青浦工作和我熟悉，所以地委要我随这个团先走，打前站。这天晚上，我们连夜行军，从平望急趋浙江的嘉兴。抵达目的地后，只见城内电炬通明，家家大门敞开，但店铺内却十室九空，据说，被国民党部队逃跑前洗劫光了。



到达松江县城，已是第二天的下午，先头部队，胜利解放松江。那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青浦县同时解放。

解放了的松江一片欢腾，人民喜气洋洋，商铺照常营业，家家户户挂着红旗，街市要道刷满了欢迎我军胜利解放松江的标语，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布告前，围满了群众。傍晚，当地各界代表前来慰问，并为我个人选择了一所有卫生设备的住房，我谢绝后郑重地对他们说，暂时不要忙这些，希望你们一切遵照布告上去办，商店要全部开业，但不可投机倒把，你们也不要请客送礼，即使办了酒也没人来吃的，共产党人不作兴这一套，我们讲究的是，厉行节约，艰苦奋斗！还有，没逃走的敌人，要告诫他们，不许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听候政府处理，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既往不咎，至于旧机关人员要争取立功，保存好文件档案及工厂仓库学校等，以防坏人

破坏,听候政府接受,安心等候政府安排。电厂工人要保证照常发电……。

晚饭后,通过杨明德同志,派出部队的政治干部,去松江监狱检查,把被押的革命同志立即释放。经查明一个从山东回来的陈金生老伯伯仍被押在监狱里。抗战期间,陈金生曾为我根据地吧浦东、浦西连成一片这一决策的实施,贡献了力量。他的儿子参军后随部队转战失踪。是一个积极响应抗战的好同志。还有当年由苏中区党委派往浙西天目山打游击的丁汤部队被俘的三十多名战士,由于他们正义拒绝不当伪军伪警,也被关押在这里。这些同志被放出后,大多面黄肌瘦,衣着褴褛,又是满身疥疮。我简要地向他们表示热情慰问,就派人把他们送往浴室去洗澡。由于他们久系囹圄,思家心切就由部队发给证明和路费送回家。陈金生老伯伯因家住七宝,那里尚未解放,我一再说服他,暂时不要回去,但是他还是偷偷地跑回去了。后来得知,他一到家后,就被特务捉去杀害了。

松江专署第一次各界代表座谈会

为了收拾好反动派遗留下这一波烂摊子,在这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是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的开明人士及各进步的民主党派,携起手来加强统一战线,同心同德,全力以赴。

松江解放不久(那时上海尚未解放),我曾接见过两位民主人士,他们是籍隶上海县在上海市内经营制药业的姚惠泉先生,松江县华阳桥的朱叔建先生。一见面,姚惠泉就自我介绍并指着朱叔建说:“我俩都是民主建国会的会员,是属黄炎培先生领导的……。在上海听到松江解放的好消息,很兴奋,

我就冒险回到家乡约了朱叔建老先生，一同来专署拜望专员，我们两人，虽已年过花甲，但身体还好，是能为家乡建设事业贡献一些余力，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今天特来请教……。”接着我就对他们说：“两位老先生敢冒艰险，具见爱国热忱和对桑梓关注之心，实感欣慰！我虽出生在松江地区，对地区整个情况不熟悉，了解得不够。今日幸会，希望多提意见，凡有益于家乡人民而亟待恢复和兴办的事，大家都可研究商量进行。”这时，朱叔建说：“……我是国民党的老幕僚，终年等因……奉此”也作够了。实在看不惯那样的社会，所以我离职回乡闲居。今天，松江解放了我亲眼目睹人民政府的同志，粗衣淡饭，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工作，与群众亲密无间，凡事都是和大家商量，心里实在非常高兴……。”我们的谈话很是融洽。最后，我请他俩考虑一下，松江地区的几个县里，有代表性的教育界、工商界人士及其它阶层等，是否来松江开一次座谈会，征求征求大家意见，应该急办的是那些事，好及时研究商量。他俩很愉快地接受我这一邀请任务。并商定在十天或半月内，召开各界代表首次座谈会。时已中午，我就留他俩在机关里吃饭，警卫员端来了三客饭，外加一盘炒鸡蛋，一顿饭吃得分外香甜，他俩还说，过去我们和作官的人，交往很多，都是珍饻满桌的酒宴，像今天这样清淡的大锅饭，还是第一次。同时，过去拜访时的谈话，也都是虚假的客套，不是心里话。今天和专员的会见，是所谓开诚布公，实事求是，把我们多年一直闷在肚里不敢讲的话，都痛快地倒出来了。于是，我也因势利导地对他俩说：“……在下次各界代表座谈会上，希望大家大胆地提意见，多多建议，只要有益于人民的，我们都得去干，

干得好就表扬，干得不好还要批评，这就是民主，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我又慎重地告诫他们：现在上海尚未解放，从那里进出很危险，你们要千万注意！就是住在乡里的人，也同样要注意……。他俩频频颌首，兴辞而去。

一个星期后，姚惠泉，朱叔建两先生，兴高采烈地第二次来到专署，他俩告诉我，不仅是各县的代表人士，欣然同意，大家还认为座谈会迟开不如早开，另外地区内较大的工厂都派有代表。因此，我们就议定，不管上海那天解放，座谈会在下星期一召开。

上海解放战争正在顺利进行，松江地区的各县工作已蓬勃展开，就在这个时候，松江地区各界代表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如期召开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廿多人，其中大中窑厂、嘉丰纱厂、川沙纱厂等都派了代表。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各方代表及群众的意见，共同讨论当前工作措施，会上着重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① 各县如何组织召开县各界代表座谈会，商讨各该县的工作。

② 研究商讨各县学校，工厂的复课，复工。

③ 怎样采取积极措施，大力防治血吸虫等传染性地方病。

第一个问题，大家表示回到县里后即与各该县干部进行组织，并要求专署统一通知各县主动和各界人士商量研究进行。复课复工问题，一致认为：工厂的燃料和原材料充足，即可复工。至于复课问题，要求专署发文通知各县教育局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因为中小学的原有教职员，大都在当地，只要

环境安定，复课问题不大。在进行第三个问题讨论时，与会者争相发言，忿怒地控诉国民党官僚，尸位素餐，漠视民疾，让地方病任其蔓延扩张，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劳动，直接威胁到下一代的子孙繁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求人民政府为民作主，采取积极措施防治血吸虫。

经讨论决定，由青浦县人民医院会同驻地解放军医务同志到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区——青浦任屯村，进行医治和调查研究，制订具体防治方法，及时行动，并向各县推行。

座谈会进行了两天，代表们发言踊跃，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热情。

上海解放

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趁胜东下，四九年五月中旬，各路部队已云集沪郊，上海包围圈迅速形成。这时，松江地区属县除宝山外，先后都获得解放。处于四面楚歌的国民党军，一面在积极布防，作困兽之斗，一面则在市内疯狂地镇压各界爱国人士，并穷凶极恶地掠夺人民物资，日夜不停汇集到渡口码头急急向台湾抢运。还大言不惭地在叫嚣……上海驻有各国的陆战队，建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共产党不敢攻，也攻不下的……。这些惊弓之鸟的敌人，为了保卫吴淞口的畅通和张华浜码头的安全，以便抢运物资，他们在大场、杨行、宝山一带，布驻了重兵，严加防守。虽然敌人把上海说成是金城汤池，坚不可破，而市内则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部分群众，沿沪杭公路向浙江方面逃跑的，络绎于途。解放松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侦悉后，即进军闵行，把沪杭公路截断，向逃跑的群众说明我党政策，劝止他们不要听信敌人的谣言和毁谤。同时，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市

内各界革命人民以及工人、学生等，秘密地组织力量，进行护厂、护校活动，以防敌人在逃跑前破坏，迎接解放。

当我大军，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激烈战争，突破杨行后，大场、宝山、吴淞等地迅速解放，全面控制了吴淞口。敌人后路被切断，全线动摇。张华浜码头上装满抢劫物资的待运轮船，全部被我俘获。

这时，浦东解放军，已赶进川沙白龙港、无锡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也紧密配合，经徐家汇、曹家渡、英勇越过敌人设置的木栅栏，冲入上海市中心。虹口闸北等地敌军，在我南北两路大军夹击下，纷纷溃散。敌人所谓“攻不破的战线”至此已分崩离析，全线解体，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上海市宣告解放。多年来停泊在黄浦江的各国兵舰、商船，在我军杨行告捷，已纷纷驶出吴淞口外。轻松了的黄浦江面，碧波万顷，徜徉自如，笑容满面地在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全市人民欢天喜地，爆竹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马路上人群，在腰鼓和秧歌声中，翩翩起舞，到处是红旗飘展，高呼共产党万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进入市区，买卖公平，友爱人民，不进入民房商铺，夜间都沿街睡在马路的人行道上。广大人民对他们的艰苦革命精神，深受感动，不禁同声称赞说，人民解放军太可爱了。

这时，青浦县朱家角镇预先准备好的大米一百五十万斤，及时运来上海，投放市场，平价出售给人民，扭转了上海市未解放前，粮食紧张，抢购成风，奸商垄断的恐慌局面，人心安定。